

散文

老人与鸟

■刘彦章

一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路中段,科委家属院的铁栅门从没关过。

每天清晨,天光刚撕开一道缝,74岁的退休老干部贺胜利,就拎着马扎出来了。他在门洞边的墙根坐下,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食盒。盒盖上扎满密密麻麻的小圆孔,里头养着面包虫。虫子在麸皮、馒头渣和干烧饼块中间拱来拱去,肥肥胖胖的,半寸来长。太阳的光线从街道旁的法桐叶子间漏下来,明明暗暗地洒在路面上。这时候,就有三四只麻雀蹦蹦跳跳地出现了。

老贺不慌不忙地掀开盒盖。面包虫蠕动着,黄澄澄的一团。麻雀们争先恐后地扑过来,落进食盒,啄起虫子。最先结识老贺的那只公麻雀总是一鸟当先——它自己先吞下一条,又叼起第二条,飞到两米外的地上,用坚硬的喙把虫啄死,然后飞回来,再叨第三条、第四条,一条条啄死了,再将三四条虫子卡在上下喙之间,小虫的半截身子悬在外头,之后高飞回巢。老贺说,一窝麻雀能产4至6枚蛋,每天只产1枚,产齐后才正式孵蛋,孵化期约为12天。但未受精的卵孵不出,所以一窝通常有3至4只幼雏。看公麻雀嘴里叨几条虫,就知道它窝里有几个孩子嗷嗷待哺。公麻雀懂得,虫子不死,进了小麻雀的嗓子还来回叨,小麻雀不舒服,所以先啄死再往回叨。

其他几只麻雀各有各的性情,有的争强好胜,抢在最前面;有的怯生生的,缩在后头。但日子久了,竟也有了不成文的秩序,谁先谁后、谁该让着谁,好像商量好了。老贺坐在马扎上看着,有时候伸出胳膊,麻雀就跳上来;有时候摊开手掌,麻雀就卧在掌心,歪着头看他。老贺刷手机看视频,麻雀们会飞到他肩膀上,扭着小脑袋,认认真真地盯着屏幕,好像在看自己是不是被拍了进去。老贺拿手机照它,吩咐“叫叫”,“啾啾”声立即响起。

老贺教我辨认麻雀的公母:麻雀下巴底下有块黑斑,养鸟人叫“海”,“海”又宽又长的是公的,又短又细的是母的;再者,公麻雀的体格比母麻雀大。今年来的这几只,都是1岁左右的公麻雀。前几年喂熟的那一批,今年都不见了。老贺猜想,野外的麻雀缺食多病,寿命一般只有两三年,应是老了、死了,也可能是被天敌吃了——野猫、蛇、鹞子、伯劳、黄鼠狼等都是它的天敌,又或者被哪个玩弹弓的熊孩子打了。说起这些的时候,他声音低低的,用手翻动着食盒里的虫子,像翻动一页页旧账本。

我问老贺麻雀怎么跟他这般亲近,他说,最早来的这只,是今年4月份天气刚暖的时候来的。城里头虫子越来越少,垃圾桶盖得严严实实,街道扫得干干净净,隔三岔五还喷雾打药。公麻雀在窝里孵蛋,公麻雀出来找食料,一天也找不着几口。那天,这只公麻雀不知怎么就落在脚边了,大概是饿极了。老贺从食盒里扔出一条面包虫,虫子在地上扭,麻雀胆怯地跳过来,啄起来就飞了。老贺又扔一条,它又回来。后来把食盒放在地上,掀开盖子,麻雀犹豫了好久,终于飞上去,站在盒沿。老贺用手托着食盒,轻轻翻动,把下头的虫子翻上来。麻雀试探着,啄一条、两条,慢慢地感觉到这个老人没有危险,就放心大胆了。

一天一天,麻雀陆陆续续来。从3月份到7月份,麻雀能繁殖两到三窝,公麻雀从早到晚不停地往窝里叨食。老贺每天早晨六七点出来,晚上七八点天黑才收摊儿。它们一趟一趟地来,一趟一趟地走,红食盒里的虫子一点一点地浅下去,又及时地补充上来。

二

老贺养了一辈子鸟。他是1952年生人,七八岁上小学时就掏麻雀窝、灰喜鹊窝、斑

鸠窝。那时候农村穷,人吃的都紧巴,他拿馒头、细面条喂小鸟,还跑到郊外逮蚂蚱。养上半个月,小麻雀快会飞了,就黏着他,走一段儿飞一段儿,撵不上也要跟着飞。

他后来发现一个理儿:没睁眼的雏鸟掏出来养,第一眼看见的是人,这辈子就跟人亲;睁了眼再被捉住的,看人都带着警惕,终究养不熟。这理儿搁百灵鸟身上也一样——一堆从内蒙古抓来的野百灵幼鸟,用手一拨拉,不叫不闹的就是打小被人喂大的,“咕咕”乱叫的都是睁了眼才抓的。同行请他选鸟,他就用这不传之秘。

说起百灵鸟,老贺的声调忽然低下了。他养过一只百灵,养了整整10年。那只鸟是从内蒙古来的,没睁眼时被捉了,从内蒙古运到北京,再到郑州,到周口。老贺买下它的时候,它还小,毛茸茸的一团。10年间,老贺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拎着鸟笼去遛鸟。他把笼子放在茂密的草地上,草尖儿没过了笼下部,笼里的百灵鸟如果不站到笼内一拃高的台子上,就看不见四周。一天天过去,百灵养成了习惯——不上台子不唱歌。它站在台上,翅膀微微张开,尾巴一翘一翘,转着圈歌唱,姿态优雅得像个歌唱家。别的百灵,唱歌时溜着底儿转,就显得土气。

老贺爱它爱到什么程度?2000年6月19日,有人出2000元买它——2000元,当年能买一头牛——老贺一口回绝,鸟身上凝结着他10年的心血与情感啊。结果,他的鸟被人惦记上了。中午回家吃碗面条的工夫,挂在临街楼道口的笼子没了。

“3个月,”老贺眼皮耷拉着,愤愤地说,“天天想,像割了心头肉。”他缓缓,接着说:“要不是9月份孙子出生,喜气顶一顶,我半年都缓不过来。”如今,26年过去了,提起那只百灵,老贺还是叹息。百灵鸟一般可活十余年,他总觉得,他和鸟本还有更长久的缘分,全叫偷鸟的贼给掐断了。

还有一只水禽,也让他念念不忘。

那年5月份,下大雨,老贺在家属院门口出摊儿。雨声里他忽然听见“呱呱呱”的叫声,以为是一只鸟,循声找过去,在一辆大货车底下发现了一只雏鸭——南方的稻田鸭!稻田鸭不似中原个大头儿土鸭,它身段小巧,机警灵活。这种鸭子,能让我们想起沈从文《边城》里端午节龙舟赛放的小鸭子,极难捕捉:龙舟上的汉子驾船去捉,鸭子“嗖”地钻进水里,半天不见影,忽然在另一处露出个小脑袋。

小鸭子像没了娘的孩子,六神无主,孤独地叫。老贺把它捉回来,喂米不吃,喂面不看。老贺拍来一只金龟子——我们这儿叫苍虫——扔过去,小鸭子一口吞了。一只接一只拍,小鸭子吃饱了,卧在他脚边,不走了。

小东西一天天长大,毛长齐了,变成了缠人的“小狗”,对老贺亦步亦趋。老贺出去散步,它跟着。老贺走得快,它撵不上,就飞起来,飞一段儿,落下去,接着追。路人纷纷驻足,从没见过这样跟人散步的鸭子。老贺带它去滨河公园散步。下台阶的时候,小鸭子不会下——脚蹼小,步幅小,一跨就摔一骨碌,摔了两回,不敢下了。这时候,它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呆住的动作:侧过身,蹒上台阶旁边的光滑斜坡,像滑梯梯一样,刺溜一下滑了下去。跟着看热闹的小孩笑得合不拢嘴——这小家伙,真聪明!

后来一个朋友看上了这只鸭子,老贺想着自己鸟多,便送给了他。谁能想到朋友养了不久,鸭子飞走了。飞去了哪里,没人知道。老贺说这话时,眼睛望着远处,好像那只稻田鸭还会从哪个方向飞回来似的。

三

老贺爱鸟,也懂鸟。他的经验

不光是养,更是看、是听、是想。

比如喂鸟,行家都喂谷子,不喂小米。小米是去了壳的,但谷子壳下面还有第二层皮——熬小米粥时浮在那层米油,最有营养,就出自二层皮。鸟用喙剥谷壳的时候,能留下这二层皮,吃了身子骨自然壮实。

比如鸟换毛,一个星期掉一根,不耽误飞。但是,鸟换毛的时候落叫,就是停止唱歌。伏天最热时,鸟开始脱毛,同时封闭歌喉。鸟的羽毛有两到三层,不脱受不了。到冬天,绒毛正好长齐,抗寒又善飞。有的养鸟人,想让鸟换毛快些,就饿它一天。营养一断,第二天,羽毛“哗哗”掉。养蛋鸡的厂子就有人这么干,断一天食,鸡毛掉一半。老贺说,这法子 is 损的,他不用。

比如乌鸫吃蚯蚓。雨后,土壤里鼓起一道道弯弯曲曲的印痕,那是蚯蚓在泥土下钻行的痕迹。乌鸫落在旁边,不急着下嘴,先歪着头看准了方向,把嘴插到“土龙”最前头,叨住蚯蚓的头,然后慢慢地,稳稳地往外拔。蚯蚓那么长那么粗,被它一整条从土里抽出来,刺溜一下吞进去。老贺比画着,说乌鸫又叫百舌,能学各种鸟叫,能活十余年。

比如伯劳(又称屠夫鸟)。这种鸟夏天吃虫,冬天没虫了,就吃鸟。伯劳凶残得很,能用爪子抓住鸟笼的竹条,翅膀一扇一扇,把笼中小鸟吓得缩成一团,然后用尖利的鹰钩嘴叨住猎物脑袋,吸食脑子和血。在野外,伯劳捉了麻雀,会挂在带刺的树枝上,慢慢享用。

比如灰喜鹊。老贺小时候掏过灰喜鹊的窝,亲眼看过大喜鹊从树上俯冲下来,用翅膀打小孩的头,打得生疼。它不用羽毛扇,是用骨头磕。灰喜鹊的窝搭在树顶,很高很险,结实得像堡垒,有的还是三代同堂,连三层把几个窝连成整体。花喜鹊比灰喜鹊大,但不如灰喜鹊体态优美。可要说聪明,谁也比不过乌鸦。乌鸦的智商得上5岁小孩——乌鸦喝水的故事,是真的。

小鸟还有天敌。鹰隼可是天空霸主,小鸟见了魂不守舍。地上,黄鼠狼吃鸡,也吃鸟。有时候头钻进鸡窝,身子卡住了,拔不出来,就死在里头。老贺说起来,眼睛里带着一份对这些小生灵的疼惜。

四

救助伤鸟也有规矩。

老贺反复叮嘱:凡是受了伤、受了惊吓的鸟,头一件事不是喂食喂水,是静养。找个安静的地方,放进笼子或纸盒里,搁一盏清水,用布罩上。千万别老去扒开看,更别老去抚摸。鸟胆子小,一受惊就拼命扑腾,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没等伤好就先把自己撞死了。人救鸟,心要热,手要稳——少看它,少碰它,让它自己慢慢缓过劲儿来。等它不那么怕了,再喂水、喂食,最后放了它。

有一件事印证了这个理儿。天热,两只白头翁飞着飞着,从天上掉了下来——城里喝不到水,中暑了。一只当场摔死,一只摔晕了,头上淌着血。孩子捡了送到老贺手里。老贺握着它,往嘴里滴了几滴水。鸟醒了,一惊,要挣脱。老贺轻轻按着说“别跑别跑,再喂你几口”,那鸟竟安静下来,乖乖喝了水。养了一阵儿,松手,它飞走了。只是同伴没了,它成了孤家寡鸟。

夏天遇暴风雨,更要留意。听见附近有小鸟急切地惊叫,多半是地上落了幼鸟。鸟爸鸟妈慌得不行,又不敢靠近。这时候请您蹲下来,草从里、车轮旁、水洼边,说不定就有摔伤的小鸟。捡起来先静养,天晴了,伤好了,最好在原处放飞。“救一只鸟,就是救鸟一家。”老贺说。

老贺家的门口挂着几只鸟笼,养着绣眼、白头翁、乌鸫等,都是孩子们捡来的伤鸟、落巢的雏鸟。

他养大了,能飞了,就放了。绣眼鸟比麻雀还小一圈儿,眼睛像锦绣,清秀得很。“唧——唧”“啾——啾”,叫声轻柔多情。还有一种山麻雀,叫声更清亮,“啾依——啾儿”不停。另有红子,就是沼泽山雀,多生活在周口黄泛区,体型和绣眼相似,小巧,有灵气,鸣口是“吱吱红,吱吱黑”。只是,红子现在已经很少了。它长得秀气,粪便少,爱干净,过去能卖到北京的王爷府里,养在高级茶社中。老贺说起这些,像在数一本渐渐薄下去的册子——有些名字,恐怕快翻不到了。

五

老贺从不伤害麻雀等鸟类,也不许别人伤害。有一回,他在六一路鸟市碰见卖鸟的老李,用滚笼捉了20来只麻雀。老贺问他捉鸟干啥用,老李说有人要,大概是下酒。老贺说,你这些鸟我都买了。老李说,你要它干啥?老贺说,你没看见吗?这些公麻雀叨了食儿就走,叨一条两条的,是回去喂母鸟;叨三四条还要啄死了再叨的,是窝里有幼雏了。你捉一只公鸟,饿死一窝。老李听了,脸一红,把滚笼收了,再也不用。

老贺还劝过放生的人。有信佛的买了几十只金丝雀(俗称白燕、芙蓉鸟),要放生。老贺说,这鸟靠人养,放出等于送死。人家不信,当场放了,很快就死了几只。卖鸟的生气,怨他:“你发了善心,我成了罪人。”还有一次,有人买了200只人工繁殖的鹦鹉要放生,老贺拦不住,下午鹦鹉就飞不起来了,被抓的抓、饿死的饿死。老贺叹气说,放生是积德,但不懂鸟性,放生就是杀生。我家养了一对鹦鹉,分不清雄雌。老贺随口说,区分鹦鹉看鼻根——蓝紫色多为公,肉褐色多为母。他再次提醒我,人工繁殖的鹦鹉,不能放生,放生野外,必死无疑。

有些鸟,老贺说绝对不能养,比如黄鹌,根本养不活。黄鹌一身明黄,连嘴都是黄的,漂亮极了,现在周口已很少见。黄鹌的叫声婉转悠远,莺声呀呀,“啁哩——啁哩——哩啁哩”,老贺学给我听。又说,过去收麦的时候,城郊能见一种鸟叫“吃杯茶”,鸣口为“吃——杯——茶”“大嫂大嫂”,现在也听不见了。那种四声杜鹃,偶尔还能听到叫声,“傻瓜喝醋——快快割麦——光棍好苦”。就连他屋檐下的燕子,去年还有3窝,今年只回来1窝。

六

傍晚最动人。

天黑之前,公麻雀来得格外频繁,一趟一趟地叨食,比白天急得多。老贺说,夜长啊,六七个钟头,母鸟和小鸟要在窝里挨过去,不多吃些食儿不行。那些公麻雀叨了满满一嘴,扑棱棱飞进暮色,翅膀扇动的声响,像急急的叮嘱。一直到天完全黑了,最后一只麻雀才走。老贺收好空了的红食盒,掸掸膝盖上的灰,弯腰拎起马扎,回头,往黑下来的天上再望一眼。

其实麻雀吃不了几条虫子,它们来,也不全是为了吃。从早到晚,红食盒就在那儿,老人就在那儿。麻雀们天天打卡,落在他肩膀上、手心里,落在食盒沿上,歪着头看他,眼睛里有一种不必言说的东西——信任与托付。野性十足的麻雀,把一颗心搁在了人手里。而老人守着这手心大小的信任,从清晨坐到傍晚,像赴一场不知疲倦、持续了4年的约会。

法桐树静悄悄的,麻雀已经回了窝。

天黑透了,老贺锁好冰柜,把鸟笼一只一只拎进屋。麻雀们在夜色里,在别人家的屋檐下、墙缝里,安安静静地睡下。明天早晨6点,太阳一出来,它们还会准时来,飞过法桐树,飞过铁门,落到那个红食盒边上,像回家一样。



遇见旧时光 任空军 摄

诗歌

立秋(外一首)

■聂山峻

夏天
正酣畅地释放惬意
风,送来了秋的名片
蝉鸣渐稀
屋檐慢慢收纳着暑气
菜棚一夏的滚烫
悄悄融入绿色的波纹里

炎阳慢慢收敛
聚了一季的汗滴
悄悄浸到衣袖里
最先告别枝头的几片落叶
把热烈的夏日
沉淀成满仓粮米
沉淀成村里的烟火气

田埂上的屏幕

豫东的土路
抱着沉默与困惑
辣椒、茄子、豆角、西瓜……
鲜灵灵裹着晨露
一一坠在枝藤上
滞销漫过田埂

压弯农人的脊梁
等不来收购的车
一季汗水换来焦心与无奈

村里后生,一部手机
天不亮,亲自下地
不雕琢言辞,不夸大成色
镜头对准垄上瓜果
和带着泥土的青菜

一条网线连通千里
将订单一点点堆叠
打包、配图、应答
熬过正午灼阳
熬过暮色连绵
把快要烂在地里的收成
换成了养家的零钱

他不求赚取厚利
只盼乡亲们舒展了眉眼
让泥土孕育的清甜
载着豫东泥土朴素的温软
越过一方屏幕
轻轻落到千家万户窗前

新秋遐思

■王雪奇

忆秦娥·秋日遐思

报新秋。一庭清露湿帘钩。

远树含烟光淡淡,沃野待熟

穗悠悠。闲看岁月缓东流。

浣溪沙·七夕新咏

银汉迢迢何用桥,飞船轻渡

破重霄。相逢何惧路途遙。

玉露金风成旧事,微屏软语

慰长宵。人间天上共春朝。

浣溪沙·立秋

残暑初消风未柔,疏蝉声里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 yuan@126.com